

# 詩 絲

第五卷，第三二期

## 天真與經驗

梁遇春

天真和經驗好像是水火不相容的東西。我們常以為只有什麼經驗也沒有的小孩子纔會天真，他那位飽歷滄桑的爸爸是得到着經驗，而失掉了天真的了。可是，天真和經驗實在並沒有這樣子不共戴天，牠們倆到很常是聚首一堂。英國最偉大的神祕詩人勃來克（Blake）著有兩部詩集：「天真的歌」（Songs of Innocence）同「經驗的歌」（Songs of Experience）。在天真的歌裏，他無憂無慮地信口唱出品瑩甜蜜的詩句，他簡直是天真的化身，好像不曉得世上是有齷齪的事情的。然而在經驗的歌裏，他把人情的深處用簡單的語言表現出來，真是找不出一個比他更有世故的人了，他將倫敦城裏掃煙囪小孩子的窮苦，娼妓的厄運說得辛酸淒迷，可說是看盡人間世的煩惱。可是他始終仍然是那麼天真，他還是常常親眼看見天使，當他的工作沒有做得滿意時候，他就同他的妻子雙雙跪下，向上帝祈禱。他快死的前幾天，那時他結婚

( 193 )

(194)

已經有四十五年了，一天他看着他的妻子，忽然拿起鉛筆叫道：「別動！在我眼裏你一向是一個天使；我要把你畫下，」他就立刻畫出她的相貌。這是多麼天真的舉動。尖酸刻毒的斯惠夫特(Swift)寫信給他那兩位知心的女人時候，的確是十足的孩子氣，誰去念『The Journal to Stella』這部書信集，也不會想到寫這信的人就是Gulliver's Travels的作者。R, I, Stevenson在他的小品文集「貽青年少女」中，說了許多世故老人的話，尤其是對於婚姻，講有好些叫年青的愛人們聽着會灰心的冷話。但是他却沒有失丟了他的童心，他能夠用小孩子的心情去敘述海盜的故事，他又能借小孩子的口氣，著出一部「小孩的詩園」(A Child's Garden of Verses)裏面充滿着天真的空氣，是一本兒童文學的傑作。可見確然吃了知識的果，還是可以在樂園裏遙道到老。我們大家並不是個個人都像亞當先生那麼不幸。

也許有人會說，這班詩人們的天真是裝出來的，最少總有點做作的痕跡，不能像小孩子的天真那麼渾脫自然，毫無機心。但是，我覺得小孩子的天真是靠不住的，好像個很脆的東西，經不起現實的接觸。並且當他們纔發現出人情的險詐全世路的崎嶇時候，他們常會非常震驚，因此神經過敏地以為世上除開計較得失利害外是沒有別的東西的，柔嫩的心或者就這麼麻木下去，變成個所謂值得父兄贊美的少年老成人了。他們從前的天真是出於無知，值不

得什麼贊美的，更值不得我們欣羨。棹子是個一無所知的東西，牠既不曉得騙人，更不會去騙人，爲什麼我們不去頌揚棹子的天真呢？小孩子的天真跟棹子的天真並沒有多大的分別。至於那班已墜世網的人們的天真就大不同了。他們閱歷盡人世間的紛擾，經過了許多得失哀樂，因爲看穿了雞蟲得失的無謂，又知道在太陽底下是難逢笑口的，所以肯將一切利害的觀念丟開，來任口說去，任性做去，任情去欣賞自然界的快樂。他們以爲這樣子痛快地活著纔是值得的。他們把機心看做是無謂的虛耗，自然而然會走到忘機的境界了。他們的天真可說是被驗經煅煉過了，彷彿像在八卦爐裏蹲過，做成了火眼金睛的孫悟空。人世的波濤再也不能將他們的天真捲去，他們真是「世路如今已慣，此心到處悠然」，這種悠然的心境既然成爲習慣，習慣又成天然，所以他們的天真也是渾脫一氣，沒有刀筆的痕跡的。這個建在理智上面的天真絕非無知的天真所可比擬的，從無知的天真走到這個超然物外的天真，這就全靠着一個人的生活藝術了。

忽然記起我自己去年的生活了，那時我同G很常做長夜之談。有一晚電燈滅後，蠟燭上時，我們搓着睡眠，重新燃起一斗煙來，就談着年青人所最愛談的題目——理想的女人。我們不約而同地說道最可愛的女子是像賣解，女優，歌女等這班風塵人物裏面的癡心人。她們

(195)

流落半生，看透了一切世態，學會了萬般敷衍的辦法，跟人們好似是絕不會有情的，可是若使她們真真愛上了了一個情人，她們的愛情比一般的女子是強萬萬倍的。她們不像沒有跟男子接觸過的女子那樣盲目，口是心非的甜言蜜語騙不了她們，暗地皺眉的熱烈接吻瞞不過她們的慧眼，她們一定要得到了一個一往情深的愛人，纔肯來永不移情地心心相託。她們對於愛人所以會這麼苛求全，因為她們自己是懇摯萬分。至於那班沒有經驗的女子，她們常常只聽到幾句無聊的卿卿我我，就以爲是了不得了，她們的愛情輕易地結下，將來也就輕易地勾銷，這那裏可以算做生生死死的深情。不出閨門的女子只有無知，很難有顛撲不破的天真，同由世故的鎔爐裏鑄煉出來的熱情。數十年來我們把女子關在深閨裏，不給她們一個得到經驗的機會，既然沒有經驗來煅煉，她們當然不容易有個強毅的性格，我們又來怪她們的楊花水性，說了許多混話，這真是太冤枉了。我們把無知誤解做大真，不曉得從經驗裏突圍而出的天真纔是可貴的，因此上造了這九洲大錯，這又要怪誰呢？

沒有嘗過窮苦的人們是不懂得安逸的好處的，沒有感到人生的寂寞的人們是不能了解愛的價值的，同樣地未曾有過經驗的孺子是不知到天真之可寶的。小孩子一味天真，糊糊塗塗地過日，對於天真并未曾加以認識，所以不能做出天真的詩歌來，笨大的爸爸們嘗過了各種

滋味，然後再洗滌俗慮，用燬煉過後的赤子之心來寫詩歌，却做出最可喜的兒童文學，在這點上就可以看出人世的經驗對於我們是最有益的東西了。老年人所以會和藹可親也是因為他們受過了經驗的洗禮。必定要對於人世上萬物萬事全看淡了，然後對於一二件東西的留戀纔會倍見真摯動人。宋詩裏常有這種意境。歐陽永叔的「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同蘇長公的「存亡慣見渾無淚，鄉井雖忘尚有心」全能夠表現出這種依依的心情。雖然把人世存亡全置之度外，漠然不動於衷，但是對於客子的思家同自己的鄉愁仍然是有些牽情。這種惆悵的情懷是多麼清新可喜，我們讀起來覺得比處處留情的才子們的濫情是高明得多，這全因為他們的情緒受過了一次蒸溜。從經驗裏出來的天真會那麼帶着詩情也是為着同樣的緣故。

葛里斯在他的傑作「性的心理的研究」第六卷裏說道：「就說我們承認看着裸體會激動了熱情，這個激動還是好的，因為牠引起我們的一種良好習慣，自制。為着恐怕有些東西對於我們會有引誘的能力，就趕緊跑到沙漠去住，這也可說是一種可憐的道德了。我們應當知道在文化當中故意去創造出一個沙漠來包圍自己，這種舉動是比別的要更壞得多了，我們無法去丟熱情，即使我們有這個決心；何爾巴哈說得好，理智是教人這樣揀擇正當的熱情，教育是教人們怎樣把正當的熱情種植培養在人心裏面。觀看裸體有一個精神上的價值，那可以教

( 198 )

我們學會去欣賞我們沒有佔有着的東西，這個教訓是一切良好的社會生活的重要預備訓練，小孩子應當學到看見花，而不想去採牠；男人應當學到看見着一個女人的美，而不想佔有她。」我們所說的天真是躲在沙漠裏，遠隔人世的引誘這類的天真。經驗陶冶後的天真是見花不採，看到美麗的女人，不動枕席之念的天真。

人世是這麼百怪千奇，人命是這樣他生未卜，這個千載一時的看世界機會實在不容錯過，絕不可誤解了天真意味，把好好的人兒囚禁起來，使他草草地過了一生，並沒有嘗到做人的意味，而且也不懂得天真的真意了。這種活埋的辦法絕非上帝造人的本意，上帝是總有一天會跟這班劊子手算賬的。我們還是別當劊子手好罷，何苦手上染着女人小孩子的血呢！

## 致被棄者

逸 鷗

作過你的母親的我，現在對於你已經是路人，但我仍要將這母親的心，獻於被棄的你面前。如果你得受教育以及你能平安的長起來，你是不難知道你自己與你的母親的。

不幸的被棄者！



讀着你的母親留給你的信吧！

★

★

★

★

一九二六年狂風亂吼，雪花紛飛的冬月裏，你開始要成一個人了。那時大家都是模糊的，不知道你的來，「笑話！也會有這樣的事嗎？」你的父親漫不經意的說着，因此我也把那女人所不能避免的生育的事以爲是病了。

到了氣候溫和，草木萌芽的第二年開始的春天，我覺得精神萎靡，身疲力倦。有時下午的飯就不燒了，把睡眠代替了吃飯。晚上你的父親帶了麵包回來，我吃着麵包想到許多想吃的東西，這時不知怎麼那樣的饞，看見甚麼東西都想吃。但這想吃，也只是「想」吃罷了，實際上是到不了嘴裏來的；因爲有時連買飯吃麵包的錢都沒有，那裏有錢來供給我這修求無已的欲望呢？

單是擺着好看的書架子，上面蓋滿了灰塵。下層堆積着許多換下來不會洗的髒衣服。能經常出版的刊物，一本本的，在我的床頭枕邊下增多起來。每一本都是看看目錄又放在那裏。精神的不振，身體的懶惰，顯然的是異常了，便是那高興着寫東西的事，也視爲畏途。啖盂裏的水漲到幾乎連一個香烟頭都投不進去，飯後的碗箸經常擺在櫃子上。地上的鉛筆屑

( 199 )

都踏到地板縫裏去，「這懶病真不得了呢——屋裏拉圾筒似的，也不嫌腥臭了……」你的父親有時開玩笑似的說着整理了屋子。

日子一長起來，我又增加了頭痛，而且不時的嘔吐，每次吃了東西，心裏總翻覆着難過，於是又絲毫不能存留的把吃下去的東西全吐了出來。心房虛虛的跳動。臉上漲漲的。眼皮墜上石子似的往下垂。精神更其萎靡了。

每逢劇烈的嘔吐發作時，你的父親便說：「還是籌劃幾元錢，早一點到醫院裏去看了吧？不然，怎麼斷得定是病呢？」

心裏不知是一種甚麼樣的變態，煩亂得時時想哭出來。想到經濟，想到工作，想到個人，覺得無論甚麼，都不該有了生育的事；因此總是自暴自棄似的，而沒有毅然去診斷的決心。

抽屜裏專爲上醫院預備下的兩元錢，你的父親每次看見了，總是「你這人真奇怪」這樣的說着，嫌我不去醫院裏去診斷。

煩亂的心情，到了敵不住身體的難過的時候，你的父親終於同着我到醫院裏去了。因爲怕營業式的醫院的敷衍，於是用了一元錢掛一個特別號。錢的確是有用的，我和掛普通號的



那些病人坐在一起，在內科診察室外等着。但是看護婦拿着票走來喊我的時候，很和藹，一點都不像喊那掛普通號的病人似的那樣輕藐地「喂喂，××號」。

醫生更是顯著的好，他先問了我的病狀，看了我的舌頭，聽了前後胸，又映着日光看了我的眼睛，二來把我領到一個比較黑暗的小屋子裏去，叫我躺在比桌子還要高的床上，看護婦站在床邊小檯上拿着電燈，醫生又細心的一部分一部分的檢察着。

「是Miss呢？還是Mrs呢？」醫生背着我嚴肅的問你的父親。

「是結過婚的。」

「啊，是受孕了。在這個時候，要好好的保護孕婦的身體；不要作劇烈的運動，也不要過遠的旅行……。」醫生始終是很細心很和藹的。這很明顯的是掛了特別號的關係，可是他又怎能知道我那兩元錢是籌劃了好久的呢？

醫生證實了我的猜想，心裏更加煩燥起來，覺得孕婦所具有的一切醜態，將在自己身上漸次的表現出來了。

沒有錢的人，又怎能到那資產階級的醫院裏去生產呢？

工作的事，早已就丟在一旁了。在工作着的同志們來玩的時候，看看自己頂着笨重的身

( 202 )

體，想到因身體而停止了的工作，很難爲情似的，怕見他們。

「快作母親了。」

他們開玩笑的說着，自己也像是抱着孩子的母親似的，更覺得難堪。

吃中藥墜胎吧，當了衣服，找西醫用手術吧，不顧生死的作着一切勞動的事情，懷着僥倖得以流產的空想。

但你是你，空想終於是空想，不能有絲毫的制上或傷害，你安全的長了起來。

這事，你或者覺得殘酷，而且怨恨你的父母不負扶養之責吧，至少在你沒有了解你的母親之前是這樣想。但是到了你與你的母親具着同樣的思想和心理時，一定會覺得沒有甚麼，而且以爲是應當的了。

帶着孩子往戰場上去的事，是從來不會有的。你的母親是在所謂槍林彈雨之下生活着的，扶養着你，便是帶了你去臨陣。在戰場上的人，是說不定何時送掉了一生的，一旦到了厄運的來臨，如大家都敏捷的死去，那真幸運。怕的是你不死，你的父母失掉了自由的時候，看着你流離失所，而不能加以招扶。這在幼小無知的你，是不知道甚麼的。但，眼望着子女流離而不能加以招扶的母親的心上，又是如何的痛楚？

總之，在時代，在父母，在一切，都不容許我對子女負有慈母之責。子女也不能受到春日  
的太陽光般的母親的溫暖的愛護。這你只有認爲是不幸了。

因了環境與工作的關係，你的父親雖有了拋棄你的提議：「用手術太危險了，即使當衣服，也不會有那樣多的錢。還是生下來之後，把他送到育嬰堂去或是沒有子女的人家倒好些。」

我除掉幻想着毀滅了你，以及希望着你在降生的剎那間死去以外，拋棄你的事，是從來不曾想到的。所以這提議在你的母親的心上，比希望你毀滅與死去還要殘酷。沒有殘暴的毀滅你的勇氣，更沒有使你自然死去的可能；拋棄了你是不知道你的將來的。那拋棄你的事，我覺得恐怖得可怕。倒不如看着你死去，結束了你這一生倒安心。因此，對你無可如何了，只有等着那渺茫的，不可知的降生以後。

一天晚上睡覺的時候忽然的見了血，我以爲是流產了，很高興，覺得一切可怕麻煩的事，將從此消滅。精神是奮起來，向着你的父親歇司迭里似的講了許多關於流產的話。

在朦朧中，似乎起了遲緩的痛，天亮時便大痛起來了，每次陣痛後覺得很疲倦，像是要模糊的睡去。到了再陣痛的時候，便又驟然的驚醒了。你的父親緊握了我的兩手臉色隨着我

( 204 )

的陣痛變了蒼白，痛苦的望着我。窗外透進暗淡的白光來，屋裏的空氣更是異樣的緊張了。

「天呵！就要生了呀！」房東太太聽見我的呻吟跑上樓來。蓬鬆的髮下映着灰白的臉，鬼似的在我腳下的門縫裏伸進一個頭來。

你的父親立刻像遇了救似的，見她走上來，臉上的神色輕鬆了。

「是請人？是到醫院裏去？快一點！別呆着！」房東太太接生婆似的撫摸着我的肚子。

「就到醫院裏去嗎？正這樣的痛着哩。」

我的陣痛又加緊起來了。

「不要緊！不要緊！快喊車來吧！」房東太太揮着她那粗大的不會洗過的手。

你的父親跑下樓去了。

★

★

★

★

我被抬在H.H.產科醫院生產間裏之後，你的父親便往朋友處借錢去了。醫院裏的定章，是產婦抬進了生產間，就得先交十天的錢。手術費是按難產與否論定的，產後再算。我之可以能遲延到下午交錢的原因，是費了商酌的手續和曾介紹過兩個以上的產婦，到這醫院裏來過的好處。

我初躺到床上的時候，還擔心着你父親的借錢的事。看護婦給我換上白色洗成灰色的開襠褲，我便像死人似的仰了臉，甚麼思想都沒有了。肚子的陣痛，又緊迫起來。醫生不許我呻吟，受刑似的被看護婦按住曲起的兩膝，練習生都穿着白衣服站床的四週，醫生挽着袖子，拿着聽筒——專聽肚子的東西——教授般的講着，於是那練習生，又一個個的交替着，把那聽筒按到我的那痛着的肚子上。

我像待解剖的死屍似的擺在床上，閉了嘴忍受着。我那裏是生產呢？簡直是作了他們的試驗品了！

這完全與我掛特別號看病的時候相反了，我後悔着沒有錢，就不該到這試驗場似的醫院裏來。

「嚶呀！我實在撐不住了，快給我上麻藥罷！」我這樣的喊着的時候，醫生笑了。

「上麻藥？那裏，就要生了。」

又一次急劇的陣痛，我幾乎從床上翻下來，看護婦們都彎下腰來按住了我的身體，醫生忙把我的兩手由兩耳邊伸上去，叫我緊緊的抓住了冰冷的床欄，「用力！用力！」醫生說着，於是看護婦們也都「併，併」的勉勵起來，我睜大了眼睛，拚命的在兩手上使勁。忽然的，竭了力

( 206 )

一般的，軟弱下來了。

「是個兒子，」

「九點一刻，九點一刻。」看護婦這樣的喊着，我覺得兩股間有個沒有皮的田雞似的東西亂蹬着，你哇哇哇的哭起來了。

九月初九，九點一刻，你在這個時候出世了。我也像是在這個時候偷過了死關和你一同再生了。沒有遇到甚麼危險，嘗試了生產的滋味。在這個時候，那不要命的陳痛已忘記了，高興得總是想笑。

那小山般的隆起的肚子，竟像餓扁了的臭虫似的了。看護婦往上扎着綑帶的時候，我又昏昏的睡去。

生產後的睡眠，竟是死去樣的異常，醒來時才覺得，不知何時又被抬到一個斗大的病房裏去了。

你父親站在我的床前，你睡在我腳下的搖籃裏，這時覺得一切事都如作夢一樣，我軟弱的望着你的父親笑了。

「喂，看看吧，小的很哩——不過一尺長。」你的父親說着，表現了高興。我也自然的激



動了似的高興起來。

★

★

★

★

看護婦總是一個個的跑來看你，說是小孩好玩極了；她們自接生以來從沒有看見過這樣小，這樣精神的。

「鼻子很像母親哩。」

被她們「母親母親」的稱着，我覺得生硬得可笑。「竟被人家稱作母親了。」這樣的想着的時候，忽然覺得難爲情起來，臉上熱熱的，閉了眼裝作睡着了。

★

★

★

★

也許是因了初次生產的緣故吧，對於生了孩子的事總覺得難爲情，抱在懷裏給你奶吃，更是我怕做的一件事。早上吃飯的時候，看護婦走來說，「今天第三天，不能再喂奶粉了。如果吃母親的奶，鹹東西要少吃。」

「不，不，不吃自己的奶。」我這樣的說着，不是掩護正在吃鹹菜的事，是怕自己的身子過於起變化。我看着一個個在街上走着的女人，胸前垂着被孩子摧殘的豬似的兩乳，倘走快了或跑起來，鬆軟顫抖得令人難堪。本來是不暇顧及一切的無產者，不知爲甚麼，會有了這

( 207 )

( 208 )

樣不願實際的思想。

但，這事終於有了你父親的藉口了。

醫院裏的晚上，異常寂靜，我微閉了眼，想到早上對看護婦說不給你奶吃的話，自己也覺得奇怪，請奶娘是妄想。喂奶粉也作不到。難道看他餓死嗎？我撫摸着因逼去奶而聳起來的兩肩陷入矛盾的沉思中。你的父親忽然進來了，臉上紅紅的，精神十分興奮的樣子。

「真高興極了，小孩我已經找了一個很好的主顧，給人家了。」

「呵！真好極了……」我不自主的，受了激動般的，說出這樣興奮的話，立刻眼淚順着貼近枕邊的眼角直流下來，我不知是一種甚麼心情了。

「怎麼？捨不得嗎？」

「沒有甚麼。」

我終於哭了。

拋棄你的提議，這天晚上竟是這樣的過去。不知爲甚麼，完全改變了希望你毀滅與死去以及不給你奶吃的心理。夜裏幾乎沒有睡，幻想著你被別人養着的事。心裏異常的煩燥着。

「怎麼？不能睡覺嗎？」看護婦進來喂奶粉的時候這樣問。

「不。日裏睡的太多了。」

她由我說的聲音中曉得我是哭了。「呵！你怎麼哭呢！眼睛會哭出毛病來的！」吃驚的這樣說。

夜間聽到你的哭聲，是鋒芒一樣的刺耳，你的無知的啼聲，在你的母親聽來彷彿是一種哀怨的悲號。

昨天看護婦說：「你要看嗎？抱過來吧？」

「不，不要。」

我真後悔，爲甚麼不看呢？倘若昨天抱走了，不是此生連小孩甚麼樣也不知道了嗎？生了孩子不知孩子甚麼樣的母親那裏有呢？我這樣想着，又歛司迭里的坐起身來，想着爬過去看你。可是，不知怎的，一陣背上發抖的，對你怕了起來。我終於沒有看你的勇氣，又顫抖着倒下，睡了。

窗外馬路上的汽車，急馳的往來着，虛掩着的窗縫裏，時時吹進晚秋的涼風，下半夜的時候，你安然地入眠了，和你將要永遠離別的母親，孤獨可憐的在這深夜秋風的病房中靜默着。

( 209 )

( 210 )

「你到底怎麼樣呢？倘不願意，人家就不要了。可是，這樣好的人家再要找恐怕不會有了。」你父親的態度完全改變了。「你既不給他奶吃，僱奶嗎我又沒有錢；即使不僱奶媽，增加上了一個孩子對於……」你的父親這樣說了，擔心我的答復似的望着我的臉。

可是，我呆住了，一句話都說不出來。這時你不知道那裏不舒服還是餓了，忽然的哭起來。

「真煩死了，趕快抱走了吧！」你的父親討厭的望着你，似乎是想減輕些我的難過。

然而，我竟如自己受着人家的憎厭一般難堪得想哭；你父親是冰一般的，冷酷的叫人害怕。

你的父親變了這樣的態度之後，自己也似乎懊悔似的。跑出去，用了十個銅子買了一束黃色的菊花，插在我床頭的水盂裏。又把太陽照着的搖籃，輕輕的移到桌子前面。

「好，今天你移過來了。」我這樣想着的時候，看見你的父親一手撐着頭，默默的坐在桌邊的椅子上，覺得這樣的父親的心，也是可憐，又不由的難過起來。

不知是難過所致，還是夜裏受了涼，忽然發起熱來。看護婦來打了針，說是今天不能起來，因為又有病了。

你的父親早上沒來，下午沒來，晚上仍不見來。這時對你父親的怨恨一點都沒有了。忽然擔心着想：「如果明天晚上不來，便可以斷定是被捕了。」正這樣想着的時候，你的父親和一個不相識的中上家庭的少婦進來了。

這少婦便是葉金記花行——我至今還不知道是甚麼「花」行——的主人。據說家裏是很有錢的。因為丈夫得了某種病，不能生育，所以要找一個兒子，好承繼家產。又說聽見你的父母都是大學生，孩子一定是很聰明的。所以先來看看，請好奶媽再來抱……。

少婦長着和竊而又利害的臉。看了孩子之後，望着我只是笑。

「倒是很像母親的。這樣好的一個兒子，捨得不要嗎？」

我說不出話來，免強的笑着。

你的父親很周到的應酬着客——少婦——又時時拿眼望着我，像監視一樣的望着我，怕我說出拒絕那少婦的話來。其實，我早已沒有說任何話的餘裕了。

經過兩天一夜的工夫，我漸次的退了熱，晚上看護婦來量溫度的時候說，明天不能起來。後天也不能起，要躺一星期。沒有病痛總是這樣的躺着，真使人着急。同時我又怕着再超過會繳納了的那十天的錢。

( 212 )

這已經是四天了，我還沒有正式的看見你。看護婦喂着奶粉說，你的白眼球發了黃，人太小，不足月，不能再喂奶粉了。不知怎的，我又覺得你很可憐，故意的不給你奶吃的事，比甚麼還要殘酷！

明天一定叫看護婦把胸前的綳布解開，散下奶來。決計不送給人家了。爲了孩子犧牲了身體算了甚麼呢？養着孩子，還不是一樣的工作嗎？那些母親們不都是將自己作了孩子的踏台呢？我這樣的想了，很安心。窗外晾着的尿布，被風吹得飄動着，看看你安靜的睡在搖籃裏。這時的心情，又完全改變了，想着的是我將怎樣扶養着你的事。

第二天我叫看護婦解胸上的綳布的時候，她說奶已經沒有了，必須請奶娘了。吃飯的錢幾乎都沒有的你的父母，拿甚麼請奶娘呢？心裏又有些改變，不像昨天那樣的感情的了。

這真是你的命運，不幸的人呵！

天氣幾乎時時的變化着，雖然是九月裏，早晚的秋風吹起，竟如嚴冬一樣的冷。暖壺裏的水退了熱，你凍得哭起來，想到怕難爲情不給你奶吃，不給你作衣服的事，淒然的傷感起來。





「奶娘還沒請來嗎？」

看護婦每次進來喂奶粉的時候，總這樣的催促着。

「已經託朋友去僱了。」說出這樣的話來，不知是欺騙誰？可憐的是茫然無知的你，被你的母親這樣的作弄着。

我要你的父親買布，與你作衣服的時候，他又毫無感情的說：

「你不必再替他作衣服了，幾天就來抱走的……」

「怎麼真是販子似的，賣了兒子連衣服也不肯給穿去嗎？」我真有些不高興了。

「不，不，你的工作……不要只注意在孩子的身上。」你的父親，難爲情得漲紅了臉。

我的工作麼？我早已說過了，倘若把信仰作了犧牲，把工作拋棄了的時候，我便沒有這些痛苦了。

一切的事，我都想了。可是，心裏總是矛盾着——犧牲了工作是不可能的，拋棄一個孩子又是如何的難堪呵！

在我決定拋棄你的這一夜，我幾乎整夜不能閉眼。你哭起來了，我訣別似的爬到床那頭去看你。嚶呀，糟了，你似乎是知事似的睜大了兩眼望着我，一聲不哭了。我不由的難過

( 214 )

了，流淚了，不敢再看你，把臉埋在被裏，大哭起來了。

哭了，心裏便覺痛快，似乎一切的冤屈的事，都發洩了出來。

你又哭起來了。我含着淚去抱你，兩個暖壺冰冷的。不知包過幾個嬰孩的，洗褪了色的襁褓，棉花一團團的隆起着，你的瘦小的身子，幾乎全成了紅的了。我給你換上你生了以後才給你做的那床棉被，喂了奶粉，抱起來。你不哭了。閉着眼，安靜的睡在我的懷裏。沉寂的深夜裏，燈光反射着你猴子似的臉，很是可憐。

你是安靜的睡着了。

你的母親呢？兀坐在床上，懷着訣別的心情，看着懷裏的你，贖罪似的到了天明。

「今天就來抱了。」

你的父親孩子似的，又興奮起來。時時的攀着窗口往外張望。我怨恨的望着他的背。你絲毫沒有異樣的睡在搖籃裏，仍舊時時的哭着。

「好呵！來了，」你的父親忽然轉過身來，指着窗外給我看，「那輛紅色的汽車。」

「忽然的抱出去，怎麼和醫院裏說呢？」

「不要緊，不要緊。」你的父親這樣說着，拉着門探出頭去。

樓梯急迫的响着的時候，她們進來了。一個衣服華麗的少婦，那花行的女主人，你現在的母親。那中年的女人，不知是那一個。大家都叫她夏師母。還有一個便是才請來的奶娘了。

你知道，我是如何的對不起你？你知道她們帶了甚麼東西來抱你的嗎？一個黃緞子的小包袱，一方血色的紅綾子，兩支高大的香，一本破舊的曆書，這真是出乎意外的事，當她們前後擁着香客般的進來的時候，我簡直嚇住了。我害怕着你的命運，這樣的人扶養起來的孩子，也就可想了；她們還不知將有着若何的迷信的擺佈，讓醫院裏看見算什麼事呢？

「何苦來，要抱去乾脆的抱去好囉。」我低聲的向你的父親說着，你已在那高大的農夫似的奶娘的懷裏，餓虎似的吃着奶了。

「怎麼把孩子餓得這樣？沒給孩子奶吃嗎？」

我簡直被那中年婦人問住了。我不知道說甚麼，心裏說不出的煩燥着。

那少婦把黃緞子包袱打開，將裏邊的衣服，一件件的拿出來，拿到最後的一件破舊的襁褓時，她很高興的向我說；「這是養過九個孩子的了，我們費了很多的事，才討了來的。一那得意的神氣，由笑着的眼角裏表現出來。」

正在抱着你的奶娘，忽然流下淚來。

「怎麼？怎麼？也不管是甚麼時候嗎？」

那整理着小孩衣服的中年婦人，從眼皮下斜透出視線來，注視着那奶娘的臉，十分兇悍。奶娘吃驚的拭了淚，仍低着頭，無意識的看你的臉。

「倘捨不了自己的孩子，就不該出來作奶娘！」

中年婦人坐在椅子上，放平了彎着的一條腿，把那個據說養這九個兒子的破舊的襪襪鋪在上面。

「來，抱過來。」

醫院裏的早飯，照例的是十一點鐘。當她們香客似的進來的時候，早飯也送來了。屋裏的空氣，不知緊張到甚麼樣，嬌豔的少婦，兇相的中年婦人，粗糙的奶娘，床頭上放着血色的綾子，散亂着的小孩衣服，桌上又整齊的擺着飯菜，桌子的一角上又放着香和歷書。這是死人的祭典呢，還是給產婦吃的飯呢？室中的空氣異樣的緊張着，這時我很怕看護婦再進來，那麼我將要對她說甚麼呢？你的父親毫不覺事的坐在床邊上，也許男子太粗心了吧？那裏，那裏，他簡直不懂這些。

「你快吃飯吧。」

到你的父親站在我的面前，督促着我吃飯時，我又覺得他太可憐了。

你餓了不知多久，像一隻瘦鷹似的，在那破舊的襤褸上赤裸裸的露着了。我端起了飯碗，重又放下；中年婦人臉上立刻露出了黯然的神情，直視着小孩的脸。

「怎麼樣呢？」

「死了才好哩。」

我煩燥得想哭出來。

你像死去了一樣的穿好了寬大的衣服，又抱在奶娘的懷裏了。少婦點上了香，把血紅色的綾子罩在你的頭上。

這時我才感覺到，對你失掉了一切的權力了。

「這，這是送給母親的。」

臨走的時候，少婦很和藹的指着桌上的一個信封和床下的兩個蒲包，這樣說。

這時我才看清楚，她們還帶來了兩個人頭大的蒲包。

「放心吧。走了。」

「放心吧，我們是難不着孩子的。」

她們跟在奶娘的身後走出去。香的氣息，從她們走出的門外吹進來。

★

★

★

★

一剎那，我這斗大的病室裏，又恢復了原狀。我的心裏如失了一切似的空虛了。那空着的搖籃，又斜映在日光裏。

「現在是用不着再往桌前搬了。」

我這樣的想着，竟是夢一般的模糊了。

「其實，抱走也就抱走了。」

「是呵，事情還不是這樣嗎？」

危險的人呵！你的父母是這樣的把你拋棄了。作你的母親的我，除了担心着你將來不知要成一個甚麼樣的人以外，是什麼也不感着了。這樣強壓着感情，拋棄了子女，正是無產者作出來的事。——門後的掃帚一般的工人們，爲了生活的壓迫，將子女作了犧牲，不是常有事嗎？把自己的孩子拋棄了，抱着你流淚的奶娘，不是也看見嗎？我這樣的拋棄了你，也不能說是不幸吧？



到了落葉滿街，感覺得日光特別和暖的時候，我又回到會害着陣痛走出來的家了，被子依然是床的一頭堆疊着，痰盂裏的水依然滿滿的，一切都沒有改樣。在射進窗來的日光上，感覺到空氣的異樣。我軟弱的坐在窗前的椅子上，充滿了送葬歸來的情緒。

你的父親打開那作了你的代價的那蒲包荔支，一個個的吃着。說是那封信裏的十五元，除支了手術費以外，還剩下三元四角錢。這時，我對他不知是一種甚麼樣的心情，不高興的，不願望着他的臉，把頭轉向窗外去。你的父親毫不覺事的，仍舊拿着荔支一個個的吃着。

「竟是糗子一樣的哩！」

我又厭惡地望着你的父親，我不知他懷着甚麼樣的心情。

夕陽沉下，室中又呈現着悽冷，你的父親又因事出去了；我心裏忘記了一切似的，茫然的坐在床沿上，拿着蒲包裏的荔支，也一個個的吃着。



在你被棄的第二年的現在就把這些話寫給了你，似乎是過早了——因為你還幼小，我也還年青，似乎並沒有急于寫這紀載的必要，但是你的母親在命運中是已經注定沒有「壽終正寢」的福氣的人，「死」是隨時伴着她的。如果有一日你得以讀到這紀載，那時候她也許並不

( 220 )

存在這世間了。

但是你的母親的愛是與這紀載一回無盡期地留與給你的。

## 譯一首

石民

Ch. Baudelaire作

你將何言，今夜，可憐的我的靈魂，

你將何言，我的心呵，憔悴的心，

對此佳人，對此麗質，對此絕品？

她的仙姿，使你重新煥發起精神！

——我們應自得地謳歌她的光榮，

沒有什麼比得上那纏綿的溫馨；

她的玄妙的肌體有花香瀰漫，

她的眼睛給我們沾受了光明。

無論是在夜裏，幽居獨處之際，

無論是在街上，稠人廣衆之中，

她的幻影，在我的目前，灼然閃動。

時或聲言：「我是美人；放明白些，你：

除了膜拜，你不得親近我的軀體；

我是天女，我是繆茜，我是神聖的！」

[Les Fleurs du Mai 之四三。]

「我把你的詩集從頭到尾都咀嚼過了，讀了一遍又一遍，一首一首地，一字一字地，而我所能說的只是一句：它使我歡快而且迷醉了。你簡直以你的種種色彩壓倒了我。在你的作品裏我最驚嘆的是它的完美的藝術。你讚美肉體却並沒有愛着它。」

佛羅貝爾寫給 *Les Fleurs du Mal* 的作者的那段話的最後一句，很可以特別地引用來作爲上面所譯的這首詩的一個考語。是的，他「讚美肉體却並有愛着它」。而且這裏似乎令人想起這位詩人的一段故事來。當他正掙扎於沈淪的苦惱中的時候，據說，他曾遇到一個他所認爲理想的「佳人」，遂不禁其傾慕之忱意。「我已死了，你使我復活」，在一封熱誠而且悽惻的信裏，他對她這樣說，而那最末的話是（雖則，或毋甯說因爲她拒絕了他的愛）：「願你作我的護持的天使，我的詩神，我的聖母，」云云。如果一篇詩是詩人的生活所留下的一個足跡，則這段故事之與此詩大概是很有關係的罷。——譯者。

## 箒

匈牙利繆蓮女士著

晴暉譯

某大森林中住有一個魔法使。他時時到村裏來看看人們和他們工作的情形，以助善人罰惡人爲常。

冬天正中的某日，他到村下來。夜嚴寒，道路鋪滿着滑冰，年老的他給滑倒了而且挫了脚。他的杖落下了，杖在閃閃發光的冰上滑到他手伸不到的地方去。年老的魔法使可憐倒在

那裏，祇呻吟着，動不得身。

這時已是黃昏時分，夜色裹着人家，很少往來的人。

魔法使在冰冷的地面直凍，很耽心地四邊望望，看有沒有誰來幫忙一下。

終於聽到了踏在雪上的細碎的聲音。立刻走來了三個年青的人。

最先的是此地附近一等富農的兒子梅希阿爾，穿着天鵝絨的胸衣和暖毛皮的上衣；拿着鑲銀頭的手杖走上前來。跟着，瘦而震搖着的……學校教師的兒子法郎慈走來。最後，無父無母的窮工人卡爾拖着沈重的工作疲罷了的腿走來了。

梅希阿爾看見魔法使倒在地上就大聲笑出來，嘲笑地叫。

「在光滑的冰上魔法都不行了罷，老東西，隨便什麼時候都給我倒呀。我的父親告僕人的時候你說不利父親的證言，此刻我報復你了，」說着笑得肚皮幾乎都要破了。

但是，法郎慈深深嘆了一口氣，用憐憫的聲，同情地說。

「可憐的老伯，冷罷。村裏的人不撒灰在路上真糟糕。祇要撒點灰便不會有這樣的事的。可憐，連杖都丟了。」

他拾起曲了頭的杖給魔法使拿着，離開點站着，抱歉似的望着老人深深的嘆息。

( 224 )

但是卡爾却一句話也不說，抱起魔法使，這纔開始說，「老伯，我扶你回家去罷。沒有拐杖你不能走呀。」

他拖着跛腿扶老人到家裏去。

第二朝，魔法使的女兒順次訪問三個青年。送贈品給他們三個。

富農的兒子發聲笑了。他大喜得了金錢呢。但是「如果我都得了被我侮辱了的老頭兒一枚金錢，那末，給他拾杖的法郎慈，尤其是扶他到家的卡爾一定更得了很多是無疑的。」他轉念了。

這樣轉念之後，金錢便一向成爲不感謝的東西了。他每看見牠時就想，「我雖手無一枚，但十枚二十枚，百枚千枚我都想的。」

魔法使的女兒交一個筆頭給法郎慈，說，「這是家父對你的同情的謝禮。」

教師的兒子吃驚注視了筆頭。因爲他是善良的人，一點也沒有希望什麼謝禮的。他再三的道謝後接受，插在筆管上。

魔法使的女兒贈一個帶給卡爾，說，「這是我的父親答謝你的幫助的」。

「受什麼禮物，這些不敢當。我是祇要別人家須要幫助，我時常都給幫助的。」卡兒不好



意思地說、於是他正想把箒還她，但魔法使的女兒的姿態立刻消去了，沒有法子，他只得將箒凭在屋角裏，不怎樣放在心上。

殊不知這老魔法使是個很高明的魔法使，在他的贈物中是籠有魔法之力的。牠立刻就現到青年身上來。

梅希阿每次看見所得的金錢，就在心上聽到「想更多的金。金！金！一切都是金！」的叫聲。父親死了，繼承家業之後，他想的就止積金的事情。他對傭僕給不到啜粥程度的工錢。却祇家畜一般的虐使。他欺騙寡婦孤兒買取羊毛。他的耕地擴大了，牛馬充滿了家畜的小屋，然他一點也不滿足，不死心，越發想錢。後來他聞說地中出金的國在老遠的北方，他就無日無夜的做那不可思議的國的夢，於是在眼的附近就看見從地裏湧出的金，大箱小箱放不盡的許多的金了。於是他賣掉住宅，到北國掘金去。但是他的運氣一點也不好，同住在小屋裏的同伴從地中見了金，他却連石頭也不看見。他發狂似的想金，他忘記了一切。他忘記了他的伙伴誠心誠意的給他看護，忘記了兄弟似的共過患難，某夜，他正打算偷伙伴的金，伙伴醒了。兩人遂開始格鬥。梅希阿拔刀想刺伙伴。伙伴拿金塊擲梅希阿的腦袋。梅希阿倒地死了。

在法郎慈的身上又發生了別的事情，他爲求學出城來了。帶了魔法使贈他的筆頭。他還沒有用過牠呢。他因爲窮不能不特別儉約的。某日，他拿這筆頭來解宿題：殊不知寫出來的不是數字却是文字，而且繼續的寫起文字來，一直寫滿了兩頁纔止住了。法郎慈讀寫成功的東西，那知道這是歌詠貧人的悲苦和富人的不仁的讀之令人垂淚的漂亮的詩呢。某新聞紙把牠揭載出來，法蘭慈便成了詩人。長年之間，法蘭慈用美筆訴貧人的苦悲，促富人的反省。然而窮人的苦一點不變，富人更是不改。終至於某日窮人自己定起法律來了。於是再沒有寫美麗的言詞訴苦的必要。而活動成爲必要了。祇以執筆爲生涯，過嘆氣的生活的法蘭慈，可憐如今窮於進退了。爲着激勵自己；他拿那魔法的筆頭記道「實行」，於是他把筆頭折了。他流着淚，遁去某高山，在那里他以隱者終其生。

還沒有講的是卡爾和魔法使的奇怪的贈品——箒的事情。

這箒真是奇怪的箒呢。每逢附近那裏做了什麼不正的事，箒子就「掃除呀，掃除呀」的嚷。卡爾常常聽到這話，便深深的想。他想世間的事情，知道了有掃除必要的東西是怎樣的多，懶惰而以他人的勞動爲活的幾多的人們無異於塵芥。於是，他時時把箒子拿在手上，緊握着誓道，我做到能幫助掃除爲止，決不懈志決不息身。在這時候卡爾亦離去他的村子，做

一個流浪各國的工人，箒子亦到處反覆的叫喊。

於是，卡爾更明白世界上行着怎樣不義的事情，工人是怎樣慘酷的被人榨取，懶惰的是過的怎樣奢侈的生活。他又知道好聽的話和同情是不中用，不義非以強腕來掃除不可。

於是，他無論到那裏都不離高明忠實的箒子。他立刻想到把箒子的話反覆的告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亦以箒子的話是對的，非按着牠的話去活動不可了。

於是他們亦把這話傳給朋友；聽過這話的人更講給別人，這樣一來，這句話立刻就傳播了全世界。

於是不久，世界中不正不義到了極慘酷這時候，聞到箒子賢明的話的人們都一齊起來了。掃除國內一切的不義和一切的污物，建設清新的社會都成功了。卡爾又拿着他的箒子參加了這番事業。

然而，在其他各國，窮人們還來使用掃除一切污物的箒子，還是依舊不變呵。已是非開始掃除不可的時候了。污物已如山積，就要把人類埋在牠的底下了。

## 詩兩首

章 依

一 毒了的玫瑰

我曾爲你的清芬迷醉，  
我曾惘然於你的嬌媚；  
呵，毒了的玫瑰，爲着你，  
感謝天的賜與，流着清淚。

神賜你豔容，更有虛僞；  
女仙的形廓，靈如魔鬼！  
呵，毒了的玫瑰，爲着你，  
我戰慄着造了難赦的深罪！

忘了吧，若幻夢之不同；  
靜候命運賜我的險摧。  
呵，毒了的玫瑰，爲着你，

我輾轉於人生的慘悲！

聽着，寂中的夜雨淒霏，  
心如狂風後的薔薇殘蕊。  
呵，毒了的玫瑰，爲着你，  
難禁了那涓涓的淚垂！

十八，八，十日。

二 曾經有一個時候呵

曾經有一個時候呵，  
你把紅唇偎在我的臉上；

「我倆只是同命孤鳥雙雙，  
願此後，永偕在太空翱翔。」  
魔的眼呵，爲忌妬而怒張！

「我怕喲，怕將快樂盡享，  
願一滴滴地啜着玫瑰醇漿。  
約束些吧，如火的熱狂，  
近了呵，那無辜的禍殃。」  
魔的忿叱，驚雷般震響！

## 旅途中

那黯然若著了喪服的太陽，  
運行於天際無涯的蒼茫。  
狂風將塵沙漫天翻揚！  
我淒涼地獨自彷徨，  
我是淒涼地獨自彷徨！

十八，七，廿日

虞 孫

我離開了『戎狄之邦』到古中原去。在蒼茫的夜氣中，火車把我載奔到新都。因在待北去車の間暇中瞻仰了一下現在的首善之區。南京本是我的老相識，但自從建作首都以後却和我疏遠了。現在到處都似乎充滿了新貴的氣概，有如暴發的破落戶一般。單就黃包車說，價錢就比從前增到幾倍。至於人馬的擁擠，警衛的森嚴和灰塵的濃厚，祇使人覺得一種不調和的繁華和不適意的騷擾而已——這本是中國大都會的特色，何況是首都。

首都的最大的建設，除了中山陵之外就要算中山路。據說是仿照歐羅巴洲德意志國的首都，柏林的街道辦理的。所以我們看了中國首都的中山路就可以意想出柏林的偉大。我特地僱了一輛黃包車，緣着該路慢慢地行，路面上確敷着黑油，但偶有幾處已積上沙泥了。並且有很少很少的幾處（以全路的長度作比，數目當然要算是最少的）已露骨，但比了其餘許多『怪石嶙峋』的路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了。一帶路面都點綴上零星的馬糞乾，襯托着路旁的荒涼田野倒頗有鄉落的風味。其時正建築着鐵道部，但和兩旁的落拓的茅屋並峙，總使人感到不調和。

快近鼓樓了。遠遠望見一座偉大的牌坊，當路立着，似乎有法國凱旋門的氣概。據說是江蘇省政府特為總理奉安——不，安葬典禮而建的。待走近時，一看，頂上的竹片參差地插着，似乎尚有燈籠的骨骼的形式，兩邊掛着幾個枯葉圈，大概是花圈的遺骸，但還可以想像出當初的美麗和莊嚴。因此我就悟到好古家的收集斷碑殘瓦，怕正和此有同樣的用意。

記得近時有個文家做了一篇類乎文學批評的書，叫做『浪漫的與古典的』。現在這書名正好用到首都來。革命沒成功以前的南京到處可以使人感到『古典的』趣味。即如古色斑斕的鼓樓和零落不完的北極閣總脫不了這『古』字。現在鼓樓改作測候所，北極閣改作觀象臺了。鼓

樓前一塊從前齊燮元的鼓樓公園碑，字跡磨去大半，還隱約可以認出來，碑前立着一支似圓非圓的柱子，頂頭一塊破板上掛着一只鐘——大概亦是仿照德意志的。以至牌坊的枯葉圈和黑油路上的馬糞乾都使人感到不可言說的滑稽。我因而想到近代最時行的一種畫，只求大意——譬如畫人，可以沒有眼睛，畫房子，可以歪一些；叫做漫畫。現在首都的一切恰有這得意境。

我就在這滑稽的感覺里離開了浪漫的首都。

正是清晨，車到了臨城。這是從前孫美瑤旅長的龍興地，我心里不免有些惴惴然了。但轉想，現在是四海昇平的時代，不該有這種感想。但每到一個車站總見到幾列車的兵，不免又懷疑轉想的不確實。

軌道兩邊的田野中寥落地散播着倒塌的茅屋和僵硬的農人。我理想中的山東是個荒無人烟的處所，現在却還見到人跡；因而私慰，中國還不致於亡吧？！

其時正下着雨。旱道上滿是水，而水道里却仍涸着。若沒有船隻和車輛，人們幾要把船道和車道顛倒認過來——至少我這陌生人是如此。因而感到；中國人實應該受文明的西洋人的醜詆；他實遠被自然征服着，文化確乎落後得很多的。



然而，回看餐車中的也是中國人，正用着刀和叉向洋磁碟中割取雞或牛肉之類向口里送，又感到中國文化落後之說的不正確。中國文化進步的步伐實在太不齊一。吃西餐的先生們等一下吧！

然而，車到濟南了。頭等車中的一個西人照例牽了他的狗跑到月站上去。那狗照例狺狺地向四面亂跑，似乎很覺着羈絆的苦痛。但牠的主人却不放鬆手里的繩索，視牠的狺狺以爲樂。這實在暗示出人和畜生之間的不了解正和人與人之間不了解一般堅結，而牠的狺狺却比往昔厲害了。牠的主人於不了解之中明白牠的口渴。其時月台邊的自來水的龍頭正有一個賣茶的女孩站着默看，這位文化較高的人便向她借一隻喝茶的碗，走到水龍頭邊，取了水，送到狗的口邊；牠便汨汨地喝了。我當時悲切地感到中國文化確乎還是落後得十分懸殊，就是在餐車中喫西餐也不見什麼，充其量不過和在茶碗里喝水的洋狗一般高貴而已。

我竟這般迷惘地到了目的地。心中並沒有什麼悲壯淋漓的大感想，不過一些『不調和』的不快而已——即如鐵道部和茅屋，柏油路和馬糞乾，在水中走路的種田漢和在餐車中用餐的貴客之類。

一九二九，八，廿七，在天津衛。

## 伊孛生語錄

李建新

現在人類是如此地低落；瘋狂往往被稱爲智慧。

每個人都有在這地上得塊地方的不能讓與的權利；在那裏他可全然地享樂他身己。命運好像常常幫助那有勇氣握住它的人。

在好幾方面基督教是敗壞而且阻礙男人與女人的。

現在社會中沒有人類的情誼，只不過是人與人的混和。

刑罰依着罪戾的足跡而走。

不是孩提退讓給少年，少年退讓給壯年嗎？但是孩提，少年都未消滅。

德意志的思想如宇宙一般地廣大；它預定做世界的將來的王！

草鋤得深，花香得濃。

在海外得了名望自然是有一種的滿足的；但它不能給我以快樂，而且畢竟沒有什麼價值。

( 233 )

蔓茵稱我爲他的情人與愛者，現在他却與一年長的寡婦結了婚。

中庸是一個公民的首要的道德。

有什麼人在一定的刹那不承認他自己有許多牴牾！他的言語與他的行爲；他的意志與他的工作；他的生命與他的原理？

沒有一個詩人將他的生命僅僅地爲他自己話着，國人都分受他的每種情感；若不是這樣，那裏是他們彼此了解的橋梁？

若你奪去了平常的人的生命的謊言，你便也奪去了他的快樂。

抵制謊言，誹謗等，威儀是唯一的武器。不要使人看見你的仇敵所說的事接觸你。總而言之，做出如同作夢都沒有夢見過仇敵的樣子。

它給我一個自由的知覺，知道任何人都能夠在這世上真實地做場審慎的勇敢的工作。

描寫羅馬是不可能的事；一個人雖可記述它，但所有的城市的優點與奇特他全然無法表達。

沒有一個詩人能夠寫作，多少或刹那，他自己沒有經歷的東西。

不要今天作這件事，明年作那件事，無論怎樣將那事一時作完，不可時作時輟。

權能的大祕訣是不要作你不能完成的事，動作與勝利的大祕訣是能夠無理想地將你的生命活着；這是全世界的智慧的總和。

政治家概括地給許多權利與社會，而對於個人的自由則加以否認。

多數是不對的；不對，我說。說對是社會的一種謊言。一個有自由思想的人應當對此反抗。誰是一國的多數的構成者，他們是聰明的人還是愚蠢的人？

科學家苛虐動物是不可饒恕的罪；讓他們將新聞家與政治家做他們的實驗吧。

有一天將要看到真正的勝利隱藏在失敗之中。

道德的觀念與藝術的法律都不能永存。

只有整個的國家能夠參加智力的大運動。

所有的路都是同樣的好，若是它們向着同一的目標。

人是孤單的，他們必須有些東西常常娛樂他們自己。

南方人的美學的原理完全與我們的不同；他們要求絕對的美；但是我們北方人則甚至淺薄的醜陋都能藉着它的固有的真的德性使之美化。

許久以前我便沒有設立普遍的標準，因我認為如此做是不公平。

沒有別的東西如同澈底熟習一種學問般對於一個人的完成有如許的貢獻。環境在想像所從創造的形態上有可驚的影響。

國家或政府仍然將自由藝術，科學，與文學只視作裝飾品，而不覺得它們是國的大廈的棟樑。

我相信有一天所有的詩歌，哲學，與宗教將要混合成爲現代的我們尙不能有明瞭的觀念的新東西；成爲新的生命的能力。

官吏注重著個人的需要是莫大的謬誤。

大的記憶裏留着發育的種子。

我知道許多國的農民；但沒有一個地方我找到他們是心胸寬大，犧牲自己，或是無利己心的；反而我到處找出他們是對於自己的權利與關涉特別地關心。

讓你的公義從寬弘與不仁裏同樣地自由罷。

我沒有秉賦做個好的市民，甚至於正教信徒的本領；我不致力於那個，因我覺得我對於那些沒有才幹。

從十一月的眼中觀看世界是不愉快的。

許多人對於那不能免的既不降服，又不習慣。

一個人在他創造宗教以前必須有相當的歷史的知識。

嘲笑是容易的；但忍受是美好的。

一個英雄的墳墓的最高尚的碑石是被一個詩人的詩歌所舉起。

他默念他的祖先的思想，他執著他的祖先的見解，因此他便成了精神的凡俗者。

我時常在晚間閱讀劇本。若是我有戲劇的豐富的想像與領會，我能在我的眼前發見每樣

東西都是真正地自然，真實，與生動。這樣地讀一劇本，對於我，如同親見它的表演一樣。

一九二九，楓葉紅時，譯於牯嶺，悠悠按。

## 窮城通訊

——也是不舒服的一件事——

記者先生，

看了貴刊光儀君的「最近不舒服事件之一」，使我想起去年春天我地發生的不舒服的一件

事。

我是個失學的青年，因革命而犧牲我求學的機會——革命使我們的學校關門，因而成爲失學青年。不過爲求革命的成功，我們的犧牲是光榮的！

我雖因失學而困守在窮城中，但青年具有的好動性，和好做事的本能，却不因失學而減少；加之現在革命成功，更是我們青年做事的日子。我雖只有中學資格，我的理想和慾望，使我充滿前途無限希望的憧憬。後來又找着了三個與我理想相同的同志，我們四人照着我們的理想去爲社會服務。

第一步，我們以私人名義，向各處捐了借了些書籍；募了一點款子；訂了幾份報紙雜誌；購了幾本書籍；借一個朋友家裏，開了一個閱報室和雛形的圖書館。以我們努力的結果，每天平均有四五十人看報看書，外邊的時事漸漸的在他們腦海中引起了注意。不料在短短的三月又五天的時期，這小小圖書館被宣告死刑。牠的罪名是：祕密結社煽惑民衆……。

在第三月又五天的下午，有位革命駐軍的宣傳隊員，光降我們這小小圖書館，貴客臨門，招待如何的「恭且敬」。哦！這一下，成了最後的招待！因爲他老爺來的目的和動機：是有人報告我們私自集會結社，當那嚴重的時期，我們這般輕浮（他們的稱呼）的少年，更不容



有這會社的結合——實在我們并未結什麼社；況且我們熱心過度，似乎真正表現着爲公共謀利益所不應有的這種熱烈；有上面的理由，我們和我們的圖書館成了他們的懷疑品和危險物，可憐我們做夢也想不到的。經這位宣傳隊員祕密偵查的結果，發現在別處捐來的民國十五年洪水一冊，證明他們的猜想和別人的報告是真的。在他回去的一剎那間，他領了十幾位武裝同志，把館門封了，二位同志捉了，我剛巧上街去了，得免於難。我雖得以桃之夭夭，但是朋友的大門封了；借的書收沒；同志被押；這些責任天然地放在我肩上，我受良心的驅使，不能放下這些責任而遙道自在，我拄着平常承一般窮城的紳士大老爺對我的行動賜了「規矩穩重」幾個字，大着膽向各方面疏通和活動；並報告我們籌備的經過和事實，又得着被押的二位同志的家屬之幫助和努力，邀天之福，結果二位同志各繳罰金五百元取保釋放，朋友大門啓封，書籍收沒，被收沒書籍中捐的買的算了，至於向別人借的就使我們該了一筆書債。

這事經過，唯一的收穫就是在我們處世的過程增加了一層經驗，經驗到青年在不關自身利益的事業切不可熱烈的去幹，致啓人「必有用意呢」的疑竇。

特殊事件之發生——至少我們三人是認爲特殊的，在窮城是不足怪，并且無處去訴苦，

( 240 )

於是我們沉默了，直到今天。

看見貴刊光儀君的「訃告」，恍然大悟，在文化中心的通都大邑也有類似的事實發生，我們窮城的發生這樣的事更是不足希奇的了。大地方的事有人替牠不舒服，我們身經目睹的事大膽的說出來，或者也有人替我們不舒服吧，雖然事情並不很大。

若是語絲高興。能「寬宏大量」，希望把這篇小小通信刊出，這是我的要求！

明心於中國之窮鄉，孔子誕日。